

美丽中国·保护区之夏

原生竹有六十种,近年新发现多种猛禽

长宁翠竹汇成海

本报记者 王明峰



小档案

长宁竹海自然保护区位于四川省长宁县中南部,1996年设立,2003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保护对象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同时具有生物多样性及地质地貌多样性的自然保护区...

己滑倒,一边不住地提醒记者前脚掌用力抓紧地面。

看着杉栎群长势良好,梁健聪放心返回,赶往下一站。“再往里走就没有手机信号了。”高筒村位于保护区的核心区...

近年来还新发现197种种子植物和多种猛禽

2013年,梁健聪刚来保护区工作时,正赶上保护区搞本底资源调查,他就跟专家们一起钻竹林,爬坡过坎越河沟。

梁健聪惦记着杉栎群。马友良招呼村民拿着镰刀在前面带路,不时挥舞镰刀,拂去蛛网,砍去竹枝。

然心动,暗下决心要守护好这片生物宝藏。

在对鸟类的调查中,梁健聪结识了一位来自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的专家周大庆。周大庆用相机拍鸟,他也跟着学。

在调查和巡护过程中,他共拍摄到70多种鸟类,其中中国二级保护动物6种,均属猛禽,分别是松雀鹰、雀鹰、蛇雕、黑冠鹃隼等4种猛禽在竹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尚属首次。

周大庆告诉梁健聪,在生态系统中,猛禽个体数量较其他类群少,但是却处于食物链的顶层,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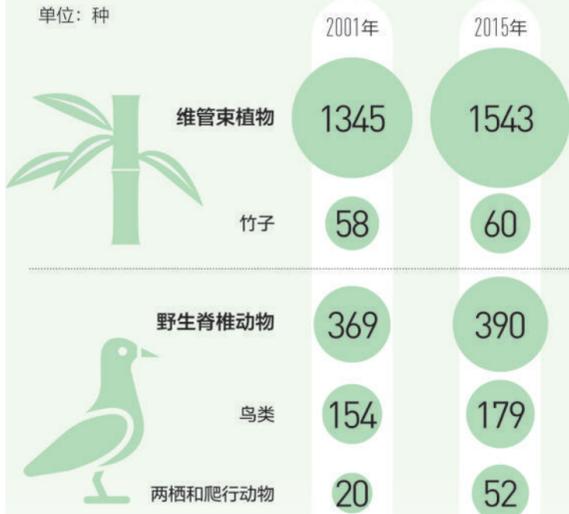
“保护区内肯定还有很多动植物没被发现,我要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行政级别只是股级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按总体规划实施保护

随着各项保护工作不断推进,

保护区物种变化

单位:种



制图:蔡华伟

保护区的管理体系也日臻完善。2012年长宁县竹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成立,实行局管股室、股室管站、站管点的三级管理体制...

“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长宁竹海也许是行政级别最低的一个,股级。”长宁县环保局局长李政说,每个管护站只有一个人。

2010年,《长宁竹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2011—2020年)》为保护区绘就了10年的发展蓝图,社区共管、护林防火、病虫害防治、生态植被修复等工作,都在按照总体规划实施。



图①:竹海清晨。

董志宇摄

图②:在高筒村,梁健聪(左)向村民打听红豆杉情况。

本报记者 王明峰摄

人民映像·走近科学家



本报记者 王锦涛

苏建平 破译高原生态“密码”

在西北高原研究生三十多年

今年,是苏建平在位于青海省西宁市的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工作的第三十四年。

“搞生态研究的人,必须用一生亲近大自然。”34年来,苏建平研究员大部分时间在野外度过,30次进入可可西里、羌塘和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鼠害导致草场退化,但以前人们往往忽视了牛羊已严重超载这一原因

1983年,苏建平大学毕业后,背起行囊来到西宁。当时,家人希望他能回四川,他却说,“国家要开发西北,青海更需要做科研的人。”

“当时流行的说法是,鼠害导致草场退化。”苏建平经过多年的田野调查,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那个年代,还没有现在‘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的强烈意识。”苏建平说,固有观念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大多数人,包括一些科研工作者,导致大家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随着人口增长,牛羊已严重超载。

苏建平向记者解释道:“在正常情况下,草原鼠类的种群密度非常小。然而,随着牛羊数量激增,禾本科植物被啃食殆尽,宽叶杂草获得充裕阳光、长势良好。这样一来,鼠类由于食物变得充足,大量繁殖产生鼠害,进而破坏草场、导致土地沙化。”

在湖北研究鼠害,苏建平花了15年时间进行科研论证,不仅改变了固有观念,而且提出了“用生态的办法治理生态的问题”,通过草畜平衡来保证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

藏羚羊迁徙气势恢弘,而同为青藏高原古老物种的野牦牛、藏野驴为何没有迁徙行为

可可西里平均海拔4000多米,被人类视为生命禁区。这里却是藏羚羊的天堂。2002年,苏建平开始和藏羚羊结缘,15年来一直试图破译这些高原精灵的“密码”。

“藏羚羊每年12月交配,次年5月底6月初前往卓乃湖产羔。迁徙的藏羚羊几乎都是雌性,7月底母羊开始率羊羔返回越冬栖息地,来回迁徙行程可达600多公里。”

针对藏羚羊的迁徙,学界有“逃避天敌说”“躲避疾病说”“产羔期降水分布说”等,但都能找到反例,且无法解释同为青藏高原古老物种的野牦牛、藏野驴为何没有迁徙行为。

苏建平认为,从动物生态学的角度看,藏羚羊的迁徙可能是一种“迁徙记忆”。几千年前,青藏高原处于温暖期,森林、灌木延伸到了卓乃湖以南,整个藏羚羊种群被完全挤压到了藏北地区。

“目前还处于求证阶段,但我相信在退休之前,一定能破译藏羚羊的迁徙之谜。”苏建平说,只有破译成功,才能通过动物生态学的手段,探寻藏羚羊产羔地和越冬地的联系,定位迁徙路线,进而建立沿线保护。

“青藏高原的一草一木,对我都有强烈吸引力”

“干上一行,就有责任干好。”多年来,苏建平经常会从家里“阶段性消失”,到野外考察。

“野外考察,棕熊会光顾帐篷,狼群会莅临住所。所以,还要学会各种野外生存可能用到的技能知识。”苏建平说,2004年11月,他的团队6个人、两台车,预计路线是环绕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1周。

然而,考察车在西金乌兰湖畔穿越一条冰河时,冰层破裂,车掉进了河里。最终,车被拖了出来,但车载电脑被冻坏,大家沮丧的情绪蔓延在无人区灼热的紫外线下。

“我对科研的执着赢得了妻子的宽容。”苏建平说,“青藏高原的一草一木,对我都有强烈吸引力,能与它们接触是我的幸运。”

上图:2016年5月,苏建平在可可西里采集新鲜的藏羚羊粪便。 资料照片



浙江诸暨的明代水利工程发挥新作用

修复古水渠 巧治黑臭水

方敏 翁均飞

差,重新回到黑臭。“每回清理池塘,政府组织,周边百姓热情加入,但因为缺乏活水水源,无法治本,一再反弹,让人头疼。”俞军说。

很快,这条常年清澈流动的小渠进入人们的视线。为什么这条小渠常年不竭,而且水流如此清

澈?它的源头在哪里?一问周边居民,都说是祖辈流传,这条小渠已经存在几百年了。这么多年,无论遇到多热的干旱天,整个五洩江水都干涸了,这条水渠都是清流不竭。再去翻看县志、镇志,原来草塔镇境内有明代修建的10多条大

小暗渠。

镇里立即进行排查。今天看来,史家堰与石蟹堰的暗渠设计、建造之巧妙仍然让人惊叹:根据五洩江流向,在地势较高位置横截河床,深挖沙石形成主堰身,再斜叉数条支堰身,犹如一排“鱼骨”。地下堰

浙江省诸暨市草塔镇感德山村的水渠常年水声汩汩,清流欢快。

“你可别小看,这条小渠颇有来头,它建于明代,整条古老水渠叫史家堰,这段是明渠部分,其余暗渠都在地下。现在镇里的史家堰引水工程完工后,这条渠的水会流经整个草塔老集镇的池塘、沟渠,全镇的水都活了!”草塔镇党委书记俞军说。

近年来,浙江掀起轰轰烈烈的消灭劣质水行动,走遍城乡,发臭的水体越来越少。但草塔镇上偏偏有6口“黑臭塘”,一次次清理,总是不出几个月就开始长出水藻、水质变